括異志

括異志目録

襄陽張師正纂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括異志目錄

建寧府麻沙鎮虞叔異宅刊行

虞山逸民俞約齋收藏

括異志卷第一

襄國張　師正　纂

宋州狂僧

太祖仕周日尚未領宋州節鉞時有狂僧携彈走荊棘中顧謂人曰此地當出天子又顯德末一人青巾白衫登中書政事堂吏批其頰曰汝是何人敢至此其人曰宋州官家遣我來擒見宰相范質質曰此病心耳安足問遂叱去其後太祖果自歸德軍節度使受禪遂升宋州為應

天府後號南郡 一名南郡事具國史

黑殺神降

開寶中有神降於鳳翔府俚民張守眞事自稱玄天大聖玉帝輔臣其聲嬰兒歷、可辨遠近之民禱祠者旁午 太祖召至京師設醮於宮廷降語曰天上宮闕成玉鎖開十月二十日陛下當歸天 藝祖懇祈曰死固不憚所恨者幽并未并乞延三數年俟克復二州去亦未晚神曰晉王有仁心曆數攸屬 陛下在天亦自

有位（時太宗王晉為開封尹）太祖命繫於左軍將無驗而罪焉既而事符神告太宗踐祚度守真為道士仍賜紫袍遂營廟於盩厔之太平鎮神位次序殿廡規模一由神授仍尊黑殺號為翊聖至仁宗朝追謚守眞為傳眞大法師事見翊聖別傳

来和天尊

刑部尚書楊公礪為員外郎時常夢人引導云謁来和天尊及見天尊年甚少睟穆之姿若冰

玉為楊公伏謁天尊慰藉之甚厚及覺莫諭其事後　章聖皇帝育德儲闈尹正神州楊公入幕始謁而歸語諸子弟曰吾適謁皇太子乃吾頃夢來和天尊之儀狀也事在礪本傳

樂學士

樂學士史景德末為西都留臺御史嘗夢一人具冠服稱帝命來召共行十餘里俄見宫闕壯麗殆非人世因向使者云此帝所也既陛見帝謂曰而主求嗣吾為擇之汝姑伺此少選導一

人至氣色和粹似醺酣狀帝謂曰中原求嗣汝
往勿辭即頓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惟汝宜
遂唯而去旁拱　者謂史曰此南岳赤脚李仙
人也嘗酣于酒帝急呼史至前曰適見者主之
嗣也寤而識之既而孕以聞具述所夢曰宮中
不久有甲觀之慶明年　神文誕聖安退處士
劉易嘗記斯事

司馬待制

故天章閣待制司馬公池乾興中以職官知光

山縣秩滿考績于吏部時　章聖臨御一夕夢
引對于便殿仰視黼座狀甚幼沖即覺竊語交
親以謂改官之期方遠銓司既貿成課將取
旨會　真宗不豫　神文以皇太子監國引見
資善堂仰視睿姿一如所夢事見龐相國所撰
司馬公神道碑
後苑亭
嘉祐末　仁宗於後苑建一亭題其榜曰迎曙
亭未幾　神文棄天下　英宗嗣位則亭之名

豈徒然哉昔漢昭帝時上林柳葉蟲成字曰公孫病已立霍光既廢昌邑立戾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實名病已唐宣宗晚年長安小兒疊布蘸水向日捩之謂之捩單懿宗果自鄆王嗣立以今方古事實符契古諺有云乾鵲噪而行人至火花燃而得酒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況王者之興豈無開先之兆也異哉

衡山僧

嘉祐八年三月衡山縣僧某來湘潭幹事既畢

歸衡山至中途宿逆旅忽夢行道中車騎戈甲旌麾儀衛去地丈餘躡空北去僧伏道左少時既過復前又逢數騎叱之曰安得犯蹕僧自跪得免因問何官也曰新天子即位南岳神往受職耳僧既覺明日至衡山白所夢於邑令令戒僧曰祕之勿妄言後數日聞仁宗遺詔至考其所夢之夕正月二十九日也金匱云武王勝殷紂大雪平地盈尺旦日有車馬詣軍門行無轍迹太公曰此四海之神泊河北一本作伯來受

職也因祀之約束而去與此正類 李時亮云

南岳眞人

龐相國籍既致政居於京師嘉祐八年春三月公被疾至下旬病革一旦奄然家人聚哭數刻復生翌日命紙筆屏左右手書緘封俾其子奏家人咸謂久病恍惚書字不謹遂寢不以聞公既薨發視之云初死有人引導令朝 玉皇入一大殿庭排班龐處下列拜訖有一人傳 玉皇詔云龐某令且歸伺與南岳眞人偕來既出

殿门又有人前導云當見南岳眞人後至一殿庭列班龐居上游卷簾畢既拜熟視乃仁宗皇帝也時神文久不豫龐既復蘇覺體候小康又聞聖躬亦復常膳乃竊喜故欲上聞三月二十七日龐薨越一日仁廟上仙 進士時濟得之於興教院主僧惠節

會聖宮

會聖宮在洛都東八十里望仙橋祖宗之神御在焉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宮側

之人見王者羽衛陳布道中最後二人衣緒袍
張黄蓋乗馬相次至宫前乃不見明日宫门大
敞諸殿门鎖不鑰而啓主事者大駭少時閒
仁廟上仙

曹门謡

天聖末洎明道中京師市井坊巷之人凡物之
美嘉者即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门高
耆壯童稚無不道者景祐初 神文詔册曹王
女孫為 皇后曹王為國功臣之冠雖珪爵蟬

聯者三世洎作配　宸極居外戚之尊可謂高
且好矣王輔　藝祖定天下降蜀平吳抗醜虜
破強敵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宜乎後裔
之興也唐郭尚父功蓋天下位極人臣侈窮人
欲壽登耆艾天謂報施之道由或歎然至瞍女
爲憲宗元妃歷七朝五居母后之尊人君行子
孫之禮唐史臣謂子儀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
於懿安焉以曹氏之餘烈近之矣

陳靖

陳靖字唐臣鉅野人少倜儻有氣節通詩易嘗從范諷石延年劉潛游景祐五年以進士特奏名得三禮出身薦為邑佐皆有能聲稍遷孝感令以公事忤郡太守輙致所事而去即日艤舟東下隱於葉山未幾詔下以太子中舍致仕值歲荒徙家京師賣藥自給朝之公卿多故人踵門者輙避去或遺金帛即散道士丐者未嘗有所畜與其妻孔氏皆學辟穀往、經歲不食嘉祐四年思武陵山水之嘉盡室出依王介甫高

其行以詩送有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東流人自西之句旣至武陵結廬于高梧市居數月喪其妻自是不接人事杜門稱疾惟焚香誦易而已六年七月十七日亭午遽命其子庠具紙札作書遺張郎中顯曰近上帝以靖平生無謟俾主　判地下平直司俟天符下即之任矣張時職江東漕運得書以靖為病心者不復報是日又躬為一書封緘甚密戒其子曰張公歸鄉以此書授之不可示他人及私發違吾言汝爲不

孝其子謹藏之 自是多為歌詩皆有脫去世俗之意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平旦謂其子曰吾數盡矣後事一託張秘丞主之言訖而終時張秘丞顯將赴官益陽前一日與靖別翌日得其訃丞為辦喪事葬于耆闍山之側治平元年七月張仲孚自江東還其子庠捧父書號泣來獻封緘如初發之其始末皆叙訣之辭中乃云平直司必然失為議定 皇嗣事勿怪導：明年秋英宗由 大宗正為皇子而靖於六年七月為

此書已有選定之語由是知帝王之興皆受命于天默有符契非偶然矣此皆畧取張仲舉學士所撰陳靖傳云

醴泉觀

祥符中京師東南隅醴泉涌龜蛇見其側飲之者疾瘳即其地營祥源觀其後災再加繕構改號醴泉觀熙寧八年又易傾朽葺加堊飾功畢落成命教坊伶人奏樂于庭是日真武影現於殿脊火珠中其部從神官旂纛之類望之甚具

京師奔走觀矚者數千萬人見陳虞部刊云

賈魏公

賈魏公昌朝先德名注嘗為棣州推官公方在孕一夕夢緋衣冠者一人自空而下以巨箱捧貂蟬冠以獻俄而公生始數歲先令公為瀛幕公時在膝下契丹數十萬攻圍踰月城甚危守陴者聞空中神告曰城有中朝輔相勿憂賊也數日虜遁去城卒無恙公自宰相出鎮擁節鉞者垂二十年官至兼侍中若然則貴賤之分淹

速之數固由默定世之汲汲於進者無所不至豈昧於居易之理乎

大名監埽

河自大坯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圮則以薪芻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臣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茭竹揵樁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決溢使臣始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名府元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黿屢來嚙岸之薪芻似將穴焉遂設弩

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緑衣劊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月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黿事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無他適二使旣去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入守閣如道士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稚珪憑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仙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

白煞黿事因曰隄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僅見隂官但乞檢上清格即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詰以殺黿事對曰某主埽岸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漏則當誅黿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隂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于世有害於人殺而不償罪固難加隂官命前使者引出行十餘里若墮眢井遂寤　事聞之于劉大卿襲礼云

僕射廳

陳英公執中初以左正言謫為中允監永州酒稅郡守常以諫官待之間日具肴膳就其所治以延款之英公即座周視居宇忽於榱桷楣間注目久之顧侍吏曰見一牌否左右對以無覩郡守而下皆曰未嘗有牌陳笑而雜以他語及歸家人怪而詢之公曰宛見一金字牌書僕射廳字公由是益自負既而兩正台府竟踐此位雖以司徒致政然在仕之時嘗為端揆　進士

魏泰呼英公為舅祖得聞其事

呂樞密

呂樞密公弼丞相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疾將去之命醫工陳遜煮藥時方初夜逮藥將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取諸藥品差對末再煮之俄以嚴鼓不覺再覆既而又煮而加火焉困甚就榻夢一神人披黃金甲持劍叱陳曰在胞者本朝宰相也汝何等人敢以毒藥加害陳恐慄而寤遂以所夢洎覆鼎事白於秦國

曰在孕者貴人也雖疾當無所損其後生竊臣熙寧中自樞密使出鎮而薨　閩之馬瑊運判云

括異志卷第一

括異志卷第二

襄國張　師正　纂

盛樞密

樞密使文肅盛公度修起居注日嘗感疾而死支體猶溫故家人未敢殯越宿乃蘇云始為人追攝若行田野間氣候昏塞如欲雨狀良久入一府見主者被古諸侯服起而接公且謔以同姓名而誤追亟命公還既而復行田間遠望有數人皆若舊識及追視之乃故相國沈公義倫

也喜揖盛曰審知學士得還為我語家人頗為汗脚襪所苦革、别去盛神還疾亦漸愈遂以冥中所囑語沈孤其孤泣而不悟汗脚襪之說及服除徹相公靈櫬而神座之橫杌有敗襪焉究其所自則守靈老卒之物偶致于此旦起忘之謂已亡失故不復索 文肅公說

余尚書

余尚書靖韶州曲江人天聖元年第進士又中拔萃始自曲江將求薦于天府與一同郡進士

劉某偕行劉已四預計偕行至洲頭驛有祠頗
靈余謂劉曰與足下萬里圖身計盍乞靈焉遂
率劉以楮錢香酒禱祠下乞夢中示以休咎是
夕余夢神告召而謂曰公祿甚厚尉於數庫官
至尚書死于秦亭劉某窮薄止有祿六斗耳公
謝而退遂寤其後出入清華聲望赫然中羅廢
黜者累歲其後竟至工部尚書常語交親曰嚮
中仕使決不敢去既罷廣州至烏江得疾遂入
金陵就醫艤舟秦淮扶病登亭視其榜曰秦淮

亭公不憚數日而薨劉某者以累舉不第就南選遂攝一尉才逾旬而卒　李洪備時亮云

郎侍郎

郎侍郎簡致政之年將赴闕更圖一郡然後懸車途次奔牛宿于堰下時盛暑月色澄亮命從者皆寢鬭船門默坐乙夜聞岸側有人語云吾儕明日過此幸若曹悉力曳船渠道幼恐致驚怖郎大訝登岸四顧人皆酣寢惟群牛卧鬭于屋下翌日郎駐舟以伺俄有稱監簿者年甫弱

冠由途於此船既及堰群牛不待呵捶旋轉如風頃刻而過堰郎太息曰吾平生歷官治民自謂無冤抑安能垂老更罹一跌於王事乎郎抗章告老南歸餘杭中之子不傳名氏者郎為之諱也 陳節推之方筆以相示

劉密學

天禧中劉密學師道守潭州有衡山民之長沙市易者冒夜而行道中見旌旗儀衛呵導甚厲民相與拱立道左因詢前驅者曰何處大官曰

潭州劉容學校南岳北門侍郎明日禮上是夜復有内臣江供奉者來岳廟燒香宿廟下夢供帳紛紜言新官禮上洎見乃劉容學也又馬尚書亮時尹京南午已之向有一道士至客次展謁謂曰侍郎已下廳不敢通刺道士曰無他事欲投潭州劉容學書再與謁曰既要相見何不早來又曰為今日南岳北門侍郎上事畢方來以故後時言訖失道士所在晚衙馬視事與謁以告馬大驚以為不祥數日凶訃至考道士求

見之辰劉捐館之日也先是劉在長沙一旦稱受劉子赴闕即具舟艦立俾徙行李族屬于舟中又曰吾未交符印今日且宿寺居明日洗沐訖穿膝坐正寢儼然而逝今衡潭之人嚴奉之禮與岳神等或聞祖舍人士衡有傳今所書者錄馬運判瑊辛都官子言之說耳

劉待制

待制劉公湜彭城人清修檢重時所推與自金陵尹移守高密時已抱疾乘船泝淮至水東驛

舍遂卒先是驛居人見駈群羊及負荷酒食櫃陳之具入驛者視之則無人如此累日劉既卒始悟兕神之來迓水車溝在海密州界得之周都官之純言

楊省副

楊省副日華自言應舉日與數同人税宅於飲馬巷居數月與他異一日採榜歸時春季頗暄相與解帶席地而坐俄覺身之欹側者再三以謂地動問諸僕隸則不知楊取剔耳篦畫壁罅

中胃出淺紅綫長數寸以手牽之有纁衣如線色隨牽而長約尺餘懼而掐之其下若有人引之者徐、盡入坐者大駭莫敢發視即時遷於旅邸　余任渭州推官日覩承楊公之説

魏侍郎

刑部侍郎魏公瓘初以金部員外郎知洪州罷官舟經大孤山方乘順風揚舲甚駛一女使滌器而墜水援之不及舟速浪沸頃刻已十里餘公惋歎良久一女奴忽沉冥狂語趨前而舉止

語音皆所溺婢也泣且言曰其不幸而溺於水實命之至是無所恨然服勤左右久矣一旦不以理而終夫豈不大戚耶儻歲時月朔賜草具饌化楮泉于戶外使柰得以歆領雖泉下亦不忘報公與夫人聞之惻然悉允其求語次一漁艇載所溺婢櫂及公舟告曰溺婢為浪泊而出獲援之以送婢固醒然未嘗死而女奴亦不復降語　得之都官郎中任粹云

司馬少卿

太常少卿司馬公里自言未冠時侍仲父待制光山縣門下客張某者亦年少同舍肄業常苦資用不足張忽嘆曰　頤得乾汞法以快吾欲旁有縣卒執汛掃之役者笑曰秀才年少安知世間有此事耶張曰神仙之術不可安求豈不知之乎卒曰某嘗得此術頤試之張大喜脫衣貿錢市汞及炭初夜以水銀一兩內鼎中出小瓢取藥一粒如芥子投之又以小瓦覆鼎口泥封甚密熾炭圍之急扇良久鼎中如風

聲傾之成白金矣翌日召金工視之曰此汞銀也比聞有黠卒得此術間或爲之豈非此人所爲乎張亦秘而不言張謂司馬曰斯人而有斯術也圖之固易然緩而取之善也自此屢以美言撫存之一日請浣衣於江濱去遂不復竟不知所適

梁學士

梁狀元固博達俊偉人也未仕寔職于史館數年而卒未克欽憑侍姬玉兒者降靈語云吾令

棄世幾信宿家事不治乃爾又召子弟戒勅曰吾家素貧尚有鉛器數十事兼　朝廷必有贈賜足辦喪事不得倚四郎中其叔父也但託祖舍人可也家人問曰學士令居何所云見作陰山諫議寄任不輕又索毫楮作啓令子弟取某書還某家於某家取所借某書還者收取者得復索茶合飲一盃已手自封牌真隸之蹟也須臾乃去姬如醉醒詰之殊不自知　進士洪正卿云

張郎中

張郎中景晟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逾強仕爲屯田郎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京師忽瘍生于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鼎者專治創痏呼視之遂取少藥傅其上既而若楚尤甚仇雖復注以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況困之際但云仇鼎殺我必訴於陰府不汝致也月餘仇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

對事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緋衣曰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哀求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緋衣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遂不見所印之處即腫潰創中所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仇之知張橐實良厚欺欲先以毒藥潰其創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遂至不救冤之來獨鼎見之左右但見紛紜號訴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以藥逗其病使困而後治欲取厚謝

因而致斃者衆矣儻盡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心庶幾乎革矣

韓侍中

侍中韓公稚圭知秦州日臥疾數日冥．無所知倐然而興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不覺驚悟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春宮捧天之祥已兆於慶曆中固知賢臣之勲業非偶然而致也　太常博士姚復云

張職方

張職方太寧宿州人家冨于財登進士第性悪
鴿每至宮必下令左右挾彈逐之熙寧六年丁
内艱權居於符離之佛寺嘗有鴿巢於殿之魚
尾育二雛羽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已張親
彈之中丸而斃既而二大鴿盤空鳴聲甚悲翌
日張步庭中一鴿下搏其巾方驚駭一鴿復來
攫傷其鬢創亦不甚旬餘潰决腐及喉遂死嗟
乎哀子之死仁也報子之仇義也孰謂禽獸無
仁義之心乎父子之道天性也處萬物之靈親

愛之心宜其甚焉熙寧甲寅乙卯歲天下蝗旱至父子相哭者真禽獸之不若也悲夫

陳少卿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累歲剌宿州廳事後門常扃鑰相傳云開則有怪云（本物字）見陳劉方明決不之信遽命啓之果有群妖晝夜隱見于房闥間陳亦不甚懼一日偶至土地堂見土偶數十疑其為妖命碎之投諸汴水妖遂絕蓋無歲立春出土牛牛既為衆所分裂衙卒乃取策牛人

置于土地之祠也　張供備宗義言

楊狀元

前進士黃通與狀元楊公寘相善嘗夢楊投刺自稱龍首山人慶曆初既登第丁内艱未終喪而卒其後好事者解之曰龍首謂狀元登第也山人無祿之稱也

郭延卿

郭延卿洛陽人少以文行稱於鄉里呂公蒙正張公齊賢未第時皆以師友事之太平興國中

陳摶自華州被召摶素以知人名天下及道西洛三人者皆進謁摶倒屣迎之目呂曰先輩當狀元及第位至宰相張先輩科名雖在行間而福祿延永又過於呂然殊不言延卿於是二人相與言曰郭君丈行鄉里所推幸與一目摶曰固知之然亦甚好遂草、別去摶送之門顧張呂二君令晚更過訪及期往摶曰二君前程某固已言然所惜延卿祿薄伺呂君作相始合得一命張君作相當得職官耳既而呂果狀元中

第及為相薦延卿得試校書郎及張作相益念郭之諒倒一夕語其子宗誨曰為我作奏劄子薦郭延卿京官及翌日造朝遽索奏劄宗誨草奏悞書京字為職字及書可降制乃職官皆如搏言也　進士魏泰聞之陸倚撰經云其始末甚詳

括異志卷第二

括異志卷第三

襄國張　師正　纂

馬少保

太子少保馬公亮自言少肄業于廬州城外佛寺一夕臨窓燭下閱書有大手如扇自窓伸於公前若有所索公不為視閱書如故如是㫁夜而至公因語人有道士云素聞晃畏雄黃可試以辟之公乃研雄黃漬水盎置按上是夕大手又至公遽以筆濡雄黃大書一草字書畢聞窓

外大呼曰逑為我滌去不然禍及與汝公雅不為聽停燭而寢有頃愁甚而索滌愈急公不應逑曉更哀鳴而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責我且不為他怪徒以相戲而犯公何忍遽致我于極地即我固得罪而幽冥之狀由公以彰暴於世亦非公之利也公獨不見溫嶠燬犀照牛渚之事乎公大悟即以水滌去草字且戒他日勿復擾人怪遂謝而去

進士魏泰言馬公嘗說於其祖云

潘郎中

潘郎中繼宗清河人以明經發第有吏材天聖中自國子博士通判乾寧軍其母亡以十餘歲一日於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容狀衣服宛如平昔潘再拜號哭母急止之曰可於堂西偏陽以帟幕前下一簾中安二榻吾將與伴我者二婦人息焉既而語云吾死亦無大過陰官但致我一室中不令他適汝既升朝封我為縣太君陰官乃縱我出入汝前歲知導江縣我嘗至彼

相視以水晶柱斧倒置植扉後吾亦未有生期恐久溷汝聊以爲識也今我往生冀州北門內街西磨坊某人媳婦處爲女因得來此家人日夕具飲食帷閒匕箸聲視之如故留月餘告去舉家送之郊外空中有哭泣聲久而不聞潘既受代道出信都詢之皆如所說潘後常以繒帛遺其家潘之子士龍今爲正郎胡訥譜著孝行錄亦記潘夫人事

樂大鄉

光祿卿樂公滋性沉厚少年修學時嘗就祖母寢榻前燈下看書一夕二鼓後燈檠搖動如人携持周行室中復止故處樂亦不懼明日言於門下客客不之信是夜取檠置學舍中明燈而坐才二鼓復行如初客大呼而走遂命斧碎亦無他異

徐郎中

徐郎中萊州人忘其名弱冠侍父假守嶺外乾興中仁宗登極部賀禮赴闕至武陵一驛將舍

正寢驛卒言其中有物怪往來無敢居者頤易他次雖不以為然亦出寢於廳之屏後夜將半夢有神人狀甚偉手携竹籃其中皆人鼻也叱汝何等人敢輒居此以妨吾路徐恐懼愧謝神乃端視之曰形相非薄但其鼻曲而小吾與若易之遂於籃中擇一鼻先劓徐鼻擲去以所擇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圍四際夢中亦覺痛楚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際正自夢易之後自然端直歷官駕部郎中致仕隨其子秘

青丞朔在維揚簽判治平四年物故

劉太博

興州依山為守居層疊而上正寢尤高復搆樓於上俯視儀門如指掌慶元中太常博士劉公中遠假守是郡一日與家人登樓見白衣者入客次若舉人狀劉遽曰有客至吾將延之遂下樓升廳果有舉人投剌劉揖之坐移刻各不語告去遂循東廡而下左右告曰當自西廡舉人不荅直趨東廡井次投身而入劉大駭遽索井

中無所得而亦不能究舉人者自何而來月餘劉卒　前進士程覺言

刁左藏

刁左藏允升嘗提舉大名府左廂馬監在職歲餘卒其家先寓於大名朝城縣熙寧二年秋刁捐館半歲次子總忽見父坐于城門之側行李從者無異平昔惟從人悉衣白為驚懼其父以手招之即詣前拜且哭刁遽止之總問曰大人今主何事刁曰吾嘗事范希文渠今主陰府俾

我提舉行疫者今欲往許州以南巡按道出此
故暫來視汝因曰汝母明年八月當死但預為
備勿告之恐擾憂撓孫某來年五月亦當卒此
皆冥籍先定汝宜自寬孫乃總之愛子也又曰
市中仇某不半歲必刑死因懷中取鵶青紙一
幅有金書七十餘字授總曰善保持勿失墜遂
上馬呵道出南門而去閭巷悉見行數里逢市
人張五者避立路左刁謂之曰我欲倩君可乎
張曰諾乃謂曰爲暫到我家語吾兒後月南市

當災且慎之我已留從者五人防視必免焚如張亦不知是兕也遂詣刁宅欲達其語閽宅中大哭少選總出詢方知刁久已棄世其妻洎孫如期而死邑中官吏知有火災日夕戒居人備水謹火禁月餘火自空屋發與刁居密邇四鄰悉焚惟刁宅獨完仇某者聞當刑死杜門不出一日與客奕碁于所居之門下有誦佛書而丐者仇屢謝之不去語頗不遜仇忘刁之言毆之即死竟斃于枯木金書人皆不識之字書亦無

事聞之借職刁緯言

呂郎中

呂郎中元規治平初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宇在韶州宅堂之後有園亭亭下植荔枝數株夏五月實盡丹翌日將召賓僚開樽以賞之其亭暮則扃鐍人迹所不至詰旦啓戶無一實在枝但見殼核盈地於板壁題詩一絕云我曹今日會家親手把洪鍾飲數巡滿地狼籍不知曉荔枝還是一番新歲餘呂以事去官　其姪子

錢齋郎

治平中有錢齋郎者調于吏部挈其妻居京師一日其妻被夫之衣冠語言皆男子也狀如病心召符禁者視之術皆不效聞孔監丞者有道術能已人疾苦遂詣其居告以妻之所為孔許至其居翌日乃來與錢偶坐其妻冠幘束帶往來于左右詈曰汝是何人預我家事久之孔都不與語俄而獨曰莫須著去否孔因謂曰汝本

何人輙憑人之室家可乎乃曰我嘗被一命而死亦曾舉進士頗探釋老書昨到京師無處寓止暫憑附于此人孔曰既若曾涉獵三教是識理之人也汝在世仕宦之日汝之室肯令他人憑之乎児默然又謂曰汝既言嘗探釋老有爾許大虛空何所不容而言無寓止之所言訖錢妻荅然而倒半日乃寤詢其前事皆不知也

得之張雉圭言

邢文濟

華陰縣雲臺觀道士邢文濟常掌華陰道司事故得紫其服號虛寂大師既免道職專主金天南祠鄉人歲時獻施金帛甚夥邢悉裒為私藏間充酒色之費有巡檢某人者知其事密令人喻旨邢屢以所得賂之一夕邢夢人攝至金天殿下見巡檢亦在廷中有若胥吏者詰二人以盜用神物皆服罪各鞭背十二遣歸邢既寤覺背間楚痛遂詣巡檢話昨日之夢驚曰我夢亦然月餘邢病背瘡死巡檢者亦患疽相繼而殂

得之董職方經臣錄

舊店巡檢

渭州舊店有巡檢廨宇率命班行領卒數百戍焉慶曆中羌人入寇巡檢張殿直者應援于外其家悉爲蕃賊所俘虜既入賊境骨肉皆爲賞口其妻分隸一酋酋俾主汲爨之役每荷汲器至水次必南望大慟而後歸其家一犬亦擾掠而得者常隨妻出入屢嗅其衣吻而吠搖尾前行十數步回顧又鳴如此者半歲妻因泣謂

犬曰汝能導我歸漢耶犬即躍鳴妻乃計曰任此而生不若逃而死爲一或得達漢計遂決謀夜隨犬南馳天將曉犬必擇草木岑蔚之處令妻跧伏犬即登高阜顧望意若探候者時捕雉兎銜致妻前得以充飢凡旬日達漢境巡邏者以聞訪其夫尚在乃好合如故自此朝暮所食必分三器一以飼犬斯事番人具知之

評曰犬六畜也惟豢養之戀既陷夷狄之域尚由思漢又能導俘虜之婦間關而歸可謂

獸貌而人心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國者
斯犬之罪人也

王廷評

王廷評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登第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噪詬我何為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懼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

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爲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爲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倏與簽判同去爾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或聞王未第時家有井竈婢惷戾不順使令積怨乘間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鄉閒與一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焉旣登第爲狀元遂就婣他族妓聞之怨恚自殺故爲女厲所困夭閼而終

樊預

樊預眉州人登進士第為杭州觀察推官素有異相骨生四乳一日忽題於廳之堂扉云三聲鼓角雲中見一簇樓臺海上高人莫喻其旨後數日若有牙兵數百人來云吳山大王遣以奉迎預乞延數日處置家事迎者乃去亟召同寮具以事告且訴鄉里遼遠期津遣孥累之意同官見其無疾而遽有是語以為病狂或詰其事之委曲終不答又信宿乃卒卒時正嚴鼓時也

吳山即子胥之祠據州中之高阜有樓殿亭宇之勝鼓角樓臺之句乃自讖也後州民閩甲馬巡徼之聲或見樊總督者州人遂塑其像於神側自是不復見　其子祖安親說